

“困”在网贷里的年轻人

有人在九个平台借款，八千债务变八万

25岁的浙江女孩林芳大学毕业已有两年，如今还在为大学期间借的网贷发愁。上学期间，林芳每月生活费1200元，但为了买漂亮衣服、化妆品以及外出旅游，她在网贷平台上借了钱。“当时想着利息也不高，按月还应该没问题，就放手借了。”林芳说，到了还款日还不上，她就接着从其他网贷平台借款，以贷还贷，雪球越滚越大。

“照现在的工资收入，就算每个月不吃不喝来还贷，还清也要三四年。”林芳懊恼道。她不敢告诉家里人，一看到陌生号码的来电，就无比焦虑，这往往意味着催收、警告甚至威胁，有时一天内会收到十几个电话。

根据2019年《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在中国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经达到86.6%，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近一半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在花着“明天的钱”。

比起银行等传统贷款渠道，网贷平台的门槛更低、放款更快、可贷款额度更高。这些平台为超前消费提供了便利，但网贷套路多难清偿、隐私泄露及暴力催收等问题，也让不少年轻人深陷其中。

受访专家指出，监管部门正在对网贷乱象进行治理，近期各应用商店应监管要求针对贷款类App展开排查就是一个信号。未来须加快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加强消费者保护，完善个人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使用监管规则，同时也要通过常态化的金融理财教育，帮助年轻人养成健康理性的金融理财习惯和成熟的消费观。

据法治日报

钱不够花去借网贷

林芳有个“秘密”日历本，上面每个月都有不同日期的标注，那是每个网贷平台的还款日。

在这些画圈的日子里，每个陌生来电都会让林芳“一身冷汗”。如今她仍未能还清贷款，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林芳每个月几千元的收入几乎全部要用来还网贷，还要“拆东墙补西墙”地借贷才能让自己“收支平衡”。

和林芳一样，来自江苏的江睿接触网贷，也是起初感觉钱不够花，想先借用一下慢慢还。

上大学时，江睿想买一些电子产品，又不想再向家里要钱，听同学说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消费信贷产品可以借钱，利息不高，可以分多期还款没什么压力，她便在平台注册了信息，第一次借了5000元，分12期还款，后来又借了3000元。

陕西人张保第一次接触网贷，是因报班培训学费不够。从高校毕业后，张保为了留在西安工作，报名参加了个号称“包拿证、帮就业”的职业训练营。但学费高达2万元，她拿不出那么多钱，机构老师建议她分期付款。“老师说可以先学完找到工作上班后再付学费，到时每个月稍微还点钱就行。”张保回忆道。在机构老师的指导下，她下载了一款借贷App，在该平台借了2万元交学费。她没想到，自此就与网贷纠缠不清了。

像林芳、江睿、张保这样陷入网贷困境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中有人是为了买漂亮衣服，有人是为了创业，有人是为了交房租……

套路太多难以清偿

让年轻人“困”在网贷里的，不只因为自身没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还有网贷平台的各种套路。

对于初入社会、还没有稳定收入与存款的年轻人来说，逾期危机往往一触即发。一些年轻人往往会选择以贷养贷，结果越陷越深，个人信息也不再是隐私，最后可能遭遇暴力催收。

江睿回忆，起初，她还能按时还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逐渐增加，为了填补漏洞，她开始不断申请新的贷款，短短一年时间便先后在9个网贷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原本8000元的债务变成了8万余元，陷入恶性循环。“有一段时间，好像所有平台都知道我很需要钱，会有不同的平台打电话给我推销贷款产品。”

“还有平台问我要不要租机，就是租商家的手机去贷款，然后贷款人把钱打给租机的人。”江睿说，这些推销电话通常会着重宣传自己借款容易、下款快，不会提及平台的合规性。到后来，由于借的钱太多、涉及的平台太多，她找不到合适的平台借款了，可还款日期逼近，她不得不一次性使用了3个租机平台。

江睿不知道的是，她遇到的租机模式，在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发布的案例中，已被认定为“套路贷”。

张保同样选择了以贷养贷，最后催收电话打到她80多岁的外婆那里。“我吓得发抖，跟外婆说这是诈骗电话，从此再也不敢逾期了。”张保说，有了这次经历后，一旦到了还款日前，手上没钱还，她就开始更加疯狂地以贷养贷。她使用了多个网贷平台，从最开始的两三个月一次贷款，到后来一个月一次。“有平台经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还有多少额度、推广他们的减息福利，有平台会告诉我借款满1万元有福利，以此激励我去继续借贷。”

张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她不断地卸掉手机上的网贷平台，可到了还款日，还是狼狈地又装上。她估计自己欠了20多万元，但她不敢记账，也不敢细想来龙去脉。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鹏曾代理过此类案件，他认为一些年轻人深陷网贷无法自拔的原因与其缺乏金融知识和法律常识有关，对于网贷的风险和陷阱认识不足。

“有的网贷公司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针对用户的留言和搜索记录进行深度分析，找出潜在的需求者。”陈鹏说，有的网贷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那些急需借钱但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人群。这些客户往往包括因各种原因暂时陷入资金困境的个体，如需要应急资金的大学生等。非法网贷公司大多利用客户的心理弱点，通过社交平台、论坛等渠道，以“快速放款”“无抵押”等诱饵吸引他们上钩。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丽敏指出，导致不少年轻人深陷网贷的另一原因，是一些网贷平台在业务推进过程中的不规范。根据规定，在申请网贷的过程

中，放贷机构必须履行风险提示义务，对借贷产品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但一些网贷平台会利用专业知识不对称，通过设置多样的利率名称，如基础利率、放款利率、罚息利率等来掩盖可能的高利率费用，这种做法侵犯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根据《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应在相关页面醒目位置充分披露合作机构信息、产品信息、权力责任分配，并揭示合作业务风险，防止用户产生品牌混同的错误判断。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也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规定银行保险机构必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消费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披露产品和服务信息，包括产品性质、利息、收益、费用、费率、主要风险、违约责任等关键信息，特别是贷款类产品应明确标出年化利率。

“有的网贷平台在宣传时往往以低息或无息为噱头，吸引用户，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通过各种手段变相收取高额利息。”陈鹏说，有的网贷平台还会要求借款人签订除借款合同外的其他合同，如担保合同、服务合同、咨询合同等。这些合同往往与借款合同形成关联，为所谓的借款服务提供担保或咨询，并收取高额的担保费、管理费、服务费、咨询费、手续费、保险费等。这些费用加起来，往往使得实际利率远超宣传中的低息水平。

陈鹏还提到，在一些网贷中常常有“砍头息”的现象存在，即借款人在收到贷款后，立即被贷款公司或网贷的业务员扣除一部分费用，这部分费用往往被用作支付各种名义的费用，如介绍费、服务费等。然而，尽管借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少于合同约定的金额，但贷款公司仍按照合同约定的全额计算利息，这种做法损害了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砍头息’是一种典型的违规行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此类行为。”陈鹏说。

张保等网贷当事人也坦言，他们借贷的时候只觉得一开始很容易得到钱，并没有留意相关的风险提示。对于利息，在减息福利、会员制的掩盖之下，他们“根本算不清楚”，只能是按照平台的要求来进行月供。

“防止以贷养贷，还是要建立个人信息数据的共享。”陈丽敏认为，应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加强消费者保护，完善个人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使用监管规则，明确大型互联网企业所持有的消费者数据的法律属性和财产权利边界，防止数据垄断和超额利润的不当获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应增加合法借贷资源的供给，并以此为切入点，完善信贷市场准入、运营监管体系，明确行业准入门槛，健全行业风险防控机制，积极为年轻人提供定制化、规范化、安全放心、真实透明、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让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更便利地得到金融支持，有尊严也有能力进行贷款消费。

采访最后，记者了解到，张保目前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她决定5年内把借款还清；江睿也决定不再借网贷，开始合理规划还款。这些年轻人经历网贷后再谈感触：如果没有还款能力，永远不要步入那个“开端”。

（文中深陷网贷的年轻人均为化名）

AI生成图与原画高度相似 是否属侵权？

律师：独创性、是否商用等是判断关键

AI被应用到绘画、音乐等多领域，为创作生产带来了便利。但与之相伴的，是日渐增多的“AI侵权”纠纷。近日，手绘博主陈先生（CZH-时光机）发现，有多人发布的AI作品与自己的原创手绘作品的构图、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侵犯了其权益。

AI作品是否构成侵权？该如何界定？7月1日，有律师向极目新闻记者分析，如果AI创作的作品在构图、内容、表达上与现有作品存在相似或近似，即有可能构成侵权。对于“侵权”的判断，则通常需考虑作品的独创性、实质性相似性以及接触可能性、是否商用等因素。



陈先生将原创手绘作品和AI作品制成了对比图

手绘博主称遭“AI抄袭”

陈先生是一位手绘博主，创作了“童年”系列插画140多幅，这些画作也被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前不久，他发现四五个月账号发布的AI作品与自己的原创手绘作品高度相似。“内容、角度、角色都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风格有区别，有五六张都是这样的情况。”陈先生称，其中部分账号的主页还标注了“AI插画师”“原创”等字眼。

“这明明就是抄袭我的画，怎么能标注原创呢？”陈先生将原创作品和AI作品制成了对比图，并一一联系了涉及抄袭的博主，要求对方将相关画作删除下架，“他们承认是用的我的图，后来也都删了。”

陈先生称，他所有作品都是手绘完成的，凝结了自己的创意和劳动，而一张AI图的生成只需几秒钟。“AI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将作品精细化。”他表示，自己并不反感技术本身，反感的是盗用他人作品还声称“原创”的行为，如果标注了来源，他是能够接受的。

元素高度相似或构成侵权

一般来说，AI绘画是收集网络已有的素材，从中抓取想要或者和主题相似的元素，最终在算法的作用下形成新的图画。那AI图与原创作品高度相似，是否构成侵权？

7月1日，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贺道毅向记者分析，如果AI生成的图像与原创手绘作品在构图、布局、内容、色彩等各元素方面高度相似，以至于公众会误认为两者为同一作品或AI作品是原创作品衍生作品，那么这种相似性很可能构成侵权。

具体如何界定？贺道毅解释，通常需要考虑作品的独创性、实质性相似性以及接触可能性等因素，“独创性指的是作品需要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模仿；实质性相似性则是指，AI作品与原创作品在表达形式上存在足够多的相似之处；接触可能性则是

指AI在生成图像时有可能接触到原创作品。”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柴子龙律师也表示，如果AI创作的作品在构图、内容、表达上与现有作品存在相似或近似，有可能构成侵害现有作品创作者的改编权等权利。

他还提到，判断侵权，“是否商用”很关键。如果AI创作作品只是用于个人研究学习，并不构成侵权，一旦用于商业用途，即也有可能构成对现有作品及创作者的著作权侵权。

创作者维权难度较大

记者注意到，2024年6月20日，全国首例涉AI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四位画师认为，某AI绘画软件的开发运营者未经授权使用其原创作品作为训练数据，并应用于商业用途，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该案未当庭宣判。

贺道毅认为，对于创作者来说，要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存在诸多难点。AI在法律中并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通过法律维权首先要确定被告，确定侵权被告是首要难点。”他还称，证明上述“实质性相似”“接触可能性”是第二个难点，AI的工作原理复杂，证明其接触和复制了原创作品也较为困难。

除此之外，证据收集也是一大难点。贺道毅解释，要证明AI生成的图像与原创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可能需要专业的技术分析和鉴定，网络证据灭失的风险较高，往往需要证据保全，“因此维权难度和成本较大”。

对于另一方主体AI从业者来说，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如何规避侵权风险呢？柴子龙认为，创作者要严格审查AI创作作品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如无法确保AI作品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应尽可能避免公开传播和用于商业用途。

贺道毅认为，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在发布作品时，应注明作品的来源和生成方式。如果作品可能涉及他人的著作权，应主动与权利人联系并获得授权。 据极目新闻